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四期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廿二日出版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加四倍計算

瞭望臺

「斷了線的紙鳶」

在臘鼓緊密聲中，中國局勢變化的旋律愈來愈快了。一方面，動地的鼙鼓催着（舊曆）殘年急景；另一方面，不斷的「和謠」盪漾在碧藍寒空。

中國第二大都市天津的易手，塘沽的撤守，已使北平成了昨天的瀋陽，然當這期本刊出版後，它的命運如何，記者就不敢預言。在南戰場，杜聿明竟是廖耀湘第二，或王耀武第三，蚌埠撤守了，都門逼近了，——它的命運如何，記者也不敢預言。局勢變得太快了，害得我們每周編寫時事的人也有「措手不及」之感。

和謠仍在繼續傳播着。立法委員談「和平」，監察委員談「和平」，地方政府或參議會也談着「和平」。「和謠」好比是在空氣中游來游去的游絲，東一根，西一條，沒根沒頭，看似看得見，捉却捉不着。

比較具體的是傳說政府邀請四國調停的消息。但「具體」的程度也只是到「消息」爲止，並無官方的文件或聲明可資證實。據聯合社記者傳，美國已拒絕了南京要求四國調停的建議，英國亦步後塵，法國大致相同，蘇聯則表示其一貫不過問中國內政的態度。合衆社記者甚至說美國駐華使館，已奉令勿在目前情形下主動地與中國官員接觸云云。

如此看來，「四國調停」之說，恐怕不過是一陣吹不起波瀾的微風吧。

環繞「和謠」的發展是微妙的。「和謠」的背後是「秣馬厲兵」。因此，誠如合衆社一位記者所說：「『和平』成了一隻斷了線的政治紙鳶了，……頑童們紛紛玩弄着這紙鳶，連得控制也控制不住了。」（一月十三日電）

八項

「元旦文告」以來半個月了，對方的反應，默然[illegible]，這曾引起了[illegible]的猜測，不[illegible]

直到一月十四日，共黨發表了八項聲明，聲明中說：「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力量和充足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全部消滅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爲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僞憲法；（三）廢除僞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份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十四日中央社電）

從以上幾點看，對方縱然堅持其一貫的見解，且在文字中一字未提「元旦文告」，故不能視作對「元旦文告」的對案。但亦有人認爲對方既經開出條件來，就有「和談」的餘地。尤其是老於上海市場的人士，也許認爲「高價開盤」，不妨「低價收盤」吧？不過，政治或革命是否就等於買賣，那只能讓讀者自己去判斷了。

見仁見智

如果說「和謠」像斷線的紙鳶，「八項」倒像是無

目錄

瞭望台
「斷了線的紙鳶」——八項——見仁見智——「四國調停」與美國——貝文內外碰壁
美國的旁觀政策……吳人傑
從阿契遜出任國務卿說起……葉嘉樹
論原子彈和聯合國機構……艾納譯
英美在中東的鬥法……杜若
軍人在美國（美國通訊）……明今
西班牙的「羅賓漢」——葵軍譯
一周外論輯要——小宜輯譯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illegible]
社址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四二

自由定戶訂閱辦法：請先付定費一百元（航郵另加二十元）每期發刊時按本刊定價七折實扣，款盡另函通知。定戶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戶號碼。

聲的炸彈。斷線的紙鳶造成了惶急，無聲的炸彈引起了紛亂。

這幾天，關於「八項」的議論紛紛。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反覆研討着這「八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看法不同，評估不一。截至記者執筆時止，政府中樞的研討似乎還沒有結論。但據報上所載國民黨中政會交換意見的經過，則可知意見紛紜，五色雜陳。大致說來，可分為如下三派：

（一）一派主張進一步促進和談之迅速實現，雙方立即推派代表，作初步洽商，俾使此業已打開之和平之門，得獲進一步之行動；

（二）一派認為中共既有此類似答覆的聲明，自有和談之希望，主張首先停戰，然後開始和談；

（三）一派反對和平運動之展開，認為毛澤東聲明顯無誠意，和平無法進行。（十八日申報）

同一政府的官員，對於同一白紙黑字的「八項」，看法為什麼有如此之不同呢？留滬立委劉志平有句話說得很乾脆：「政府這幾天在研究談和的條件，很多的政府負責人似乎都在注意一點，只要不懲治我，其他倒沒有什麼。」（十八日大公報）把這句話反過來就可以幫助認識「和平無法進行派」的理由。倘如拿這派的主張者來與第一項核對一下，就可恍然大悟了。

看情形，政府的結論也許就可得出的；不過，紛歧的意見，恐怕終將無法一致，而將更形擴大吧。

「四國調停」與美國

據聯合社和合衆社的消息，南京曾提出邀請美英蘇法四國斡旋和平的建議，美國已覆文謝絕，英法亦取一致步驟，蘇聯雖無表示，但據說美英事前可能已徵詢過蘇聯的意見。

一提到「調停」，都會想到這是美國對外政策慣施的方式。馬歇爾在中國八上廬山，是「調停」；美國歷來對於印尼問題的活動，是「調停」；以至最近美國對於巴力斯坦戰事通過安理會的斡旋，也是「調停」。到處「調停」，不請而「調停」，為什麼對於目前的中國，却雖敦請而謝絕「調停」呢？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否有了改變呢？

據一月十五日聯合社電訊載稱：「最近美國對華乃至對遠東的政策，大致將繼續遵循這樣三條的路線：

（一）避免替南京最近或未來的行動——無論是媾和、投降或繼續作戰，担負責任。

（二）避免徒然妨礙今後中國任何種政府出現的任何刺激行動。

（三）探尋阻止共產主義在亞洲其他各地蔓延的各種方法，以及應付共黨一旦控制全中國時對美國西太平洋利益所受的任何損害。

（一）（二）兩項是防禦的，（三）項却是進攻的，防禦乃是為了進攻。今後中國的局勢頗灼手，美國怕灼痛了手。因此，今天美國表示「謝絕」調停，正符合於（一）（二）兩項。但這樣的做自然並非「袖手旁觀」之謂。因為（三）項顯然有積極的意味，以後的文章，大概將從（三）項來着手了。

貝文內外碰壁

以色列和埃及的休戰談判正將開始之際，忽然半路裏殺出程咬金，英國竟在巴力斯坦採取了軍事行動：英軍兩千突在紅海沿岸的阿卡巴港登陸，英國地中海艦隊開往居不魯斯，準備封鎖以色列的海岸。

以色列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了控訴，指斥英國煽動中東「人造危機」。

考英國這次貿然行動的原因，不外乎三種：（一）支持阿拉伯聯盟，特別是外約但，因為阿拉伯聯盟乃是英國維護帝國主義利益的工具。以色列代表伊朋控訴說：「英國在東地中海的領土或利益既未遭受威脅，若謂此種海軍調動係在自衛，殊難置信。自阿拉伯各國與以色列發生爭執以來，英國力謀協助埃及、伊拉克及外約但，祕密借給軍火，已臻於極。（二）覬覦尼日夫區，因「巴力斯坦尼日夫區沙漠中已發現鈾鑛，英國正在覓取機會以佔領該地整個區域」（合衆十一日電）；（三）與美國爭取中東地位，據紐約十三日廣播說：「埃及領袖們現很想跟英國疏遠，而與美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更密切的聯繫，至少一部份是為了這個緣故，所以英國纔竭力主張為巴力斯坦問題尋覓一種有利於外約但的和平解決的辦法，而美國却贊成立刻停戰，因為這樣可以讓埃及得到較多的收穫。」

這一來，可一頭撞上了美國。所以美國在十二日就警告英國，不要因該國和以色列的糾紛而在東地中海採取威嚇性的軍事行動。

美英在巴力斯坦問題上對立的表面化，和以色列在安理會的控訴，使英國大為狼狽，失了面子。這更引起了國內保守黨、自由黨以及工黨左派對貝文中東政策的攻訐。貝文在內外碰壁之下，一度曾有辭職之說。艾登批評貝文的話眞是典型的自白：「再者，當局對中東的政策，恐將危及英美邦交。」

一月十八日



何去何從？

美國的旁觀政策

吳人傑



自從「元旦文告」發佈以後，國內一片和平之聲。這中間，政府曾在外交上找尋途徑，向美英法蘇提出了要求四國斡旋中國和平的建議。到現在爲止，此項舉動，僅以消息的方式公諸於世；究竟政府向四國提出的文件的內容如何，不得而知。消息所傳，向華盛頓遞出的文件，係屬祕密性質。所以，華盛頓乃至倫敦、巴黎、莫斯科方面可能的答覆，諒必亦取祕密方式的。而四國的反響，據聯合社華盛頓十五日電，謂：

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當局已決定美國應堅持其目前之對華旁觀政策，……以中國時局瞬息萬變，美國政策實際亦無從改變。美國超然態度之最近例證，爲婉轉而堅決地拒絕南京政府要求四國斡旋中國和平的建設，英國亦步美國後塵，拒絕調處，大約法國步驟亦一致，蘇聯之反響尙未透露，惟美英法殆曾預先試探莫斯科之態度。

這大概是近乎事實的；因證之美國政府對於駐華大使的嚴格指令，更爲明白。

據探悉，如司徒大使訪晤蔣總統，當係蔣總統所邀，因此間美國當局遵從華府方面的嚴格指令，即勿在目前的情形下主動地與中國官員接觸。（合衆社南京十六日電）

這便是所謂「超然態度」。爲什麼要取這樣態度呢？據上述聯合社同一電訊中稱：

美國最近對中國與遠東之政策，遵循下列三種路線，今後大抵仍將本此進行，即：

（一）避免對南京最近或未來種種施策之責任，無論其謀和或繼續作戰；

（二）避免任何刺激行動，徒然妨礙今後中國任何種政府之出現；

（三）研究各種方法防止共產主義在亞洲其他區域蔓延，並應付共產黨一旦控制全中國時美國在西太平洋利益所受任何妨害。

兩個「避免」，另一個是「研究各種方法」。爲什麼要「避免」呢？因爲「中國時局瞬息萬變，美國政策實際亦無從改變」；換言之，中國雖然跟「美國在西太平洋利益」不可分的，可是中國這顆栗子在目前實在太灼手了，這隻手不能不暫時縮一下，但這並不是永遠袖手「避免」之謂，而是正在「研究各種方法」。即此也正可以說明了，美國政策不僅在目前「無從改變」，即使在將來也是「無從改變」的，所改變者只是「各種方法」而已。美國前國務院遠東司司長韓伯克說：

如共產黨繼續獲勝，吾人勢將立即損失吾人在過去一世紀中在東亞所獲得的一切權益，包括吾人化費極大的代價而獲得的日本侵略政策對吾人的安全威脅的解除在內。（合衆社華盛頓十六日電）

爲什麼？因爲：

如共產黨控制中國，則共產主義將繼續在南部、西部及東部區域獲勝，影響西歐民主國家、北美洲及美國，特別是非列賓、韓國及日本首當其衝，即將遭受威脅。至何時或因何發展而使美國捲入戰爭，無人得知。（同上電）

所謂「遭受威脅」等等字樣，就美國戰後這些年代中慣用的詞令看，其實便是「前進基地」的另一個說法。而且這些話語中淸晰地提到「美國捲入戰爭」；這些正說明了這裏面也含有一種「方法」——一種執行美國政策的方法，那便是：以日、非、韓爲進攻中國的基地，不過這個由美國發動的戰爭，究竟「何時或因何發展」，連韓伯克自己亦說不出。但不失爲一種「方法」。

當然，這方法目前是否能行得通，已經由事實證明其不成問題的了，但並不能阻止韓伯克（蒲立特、周以德、陳納德等等亦然）如此想。而事實上，目前華盛頓的想法中顯出尙有其他種種方法在。譬如，本刋歷載的文章也曾推測過的，或則另找「援助」對象，或則「留下來，大有文章可做」，甚至有的主張可以利用「經濟合作署」等等工作，以「援助」的方式，從經濟上來「影響」新政府的政策。這最後一種方法其實正是「馬歇爾援歐計劃」的最初「蓄意」之一。馬歇爾計劃本想以金元的力量來左右被援國家的政策，可是事實證明其無成，事實更指出了，該計劃已從其經濟性變成了軍事性，現在索性蛻化出一個「北大西洋聯盟」來了。

如果近而取譬，到現在正由美國研究的各種方法之一，亦許認爲，軍事「援助」舊政府不成，不妨考慮一下，掉轉頭來向新政府伸出經濟「援助」之手，再來試一試對歐洲國家已經失敗了的方法。這種打算可以說跟韓伯克之流所設想的是兩個極端。

然而，不管方法種種不同，甚至形呈極端相反的姿態，但條條大路通羅馬，其目的則一，總是爲了韓伯克所謂「吾人在過去一世紀中在東亞所獲得的權益」。上海英文大美晚報於十七日社評中論及中共聲明中的八項條件時，極明白地指出，「事情最好弄得簡單一點，不要牽涉到像對外條約一類的事情」。這是指的八項條件中的第七項。該社評中曾指出，所謂「廢除賣國條約」，其實是指中美各項條約而言的。該報的率眞的態度是頗堪玩味的。



從阿契遜出任國務卿談起

葉嘉樹

一

一月七日，杜魯門政府正式宣布國務卿馬歇爾辭職，阿契遜繼任。

由是引起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否會轉變呢？

或者就本文的範圍來說，究竟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否會有所變更呢？

當然，要囘答這個問題，是不頂困難的。什麼性質的政權，決定了什麼性質的外交政策。美國的第八十一屆新國會和杜魯門的第二任新政府，始終是華爾街大資本所控制的，它的外交政策斷不會也不可能起本質上的轉變。

那麼，在技術上是不是會有若干改變呢？

路透社當時曾企圖解答這一問題，它寫道：

「阿契遜今年五十歲，對於『蘇聯的擴張主義』，曾作露骨的批評，他曾出力制定美國的反共政策。杜魯門宣布：阿契遜之出任國務卿，不會改變美國的外交關係，他否認和馬歇爾有任何政策上的不同意見。此間對於阿契遜出任國務卿一事加以這樣的解釋：這一期的『生活畫報』上，有一個弗蘭克林認爲，杜魯門總統主張對於『蘇聯的擴張與共產主義的侵略』將取『綏靖』政策，但是杜魯門任命阿契遜爲國務卿這件事就說明弗蘭克林這種看法不對。」（一月七日華盛頓）

法國新聞社在原則上和路透社的推斷一致，不過它更具體的說到一點：

「阿契遜大槪將繼續採取對蘇強硬政策，不過他不會關閉努力解決美蘇間重要問題的門戶。」（一月七日）

阿契遜是律師出身，曾在國務院担任了幾個時期的技術工作。一般認爲他缺乏高遠（不必說崇高）的理想，處處遷就——由他的被任命看來，美國外交政策卽使在技術上也不會起巨大的變化。

二

在對華政策上，阿契遜上台後是否能夠有所變化呢？

囘答是簡單的：在總的原則上，斷不會起變化。這就是說：美國的新杜魯門政府還是一貫支持對獨佔資本有利而且爲獨佔資本所扶持的政權的。

但這樣的囘答却不完全。

爲什麼？

因爲中國的新形勢底形成，使華爾街不能不考慮新的花樣。

軍事前線、政治前線和經濟前線所造成的諸種危機，迫使華爾街（通過國務院）來考慮新的對策。

合衆社在阿契遜任命的當日，曾有一段很重要的報導。它寫道：

「……因爲很多軍事長官認爲，美國應該有所行動，制止中國的共產主義，防止它發展到華南邊境，所以阿契遜的出任國務卿也許會使美國再考慮它的對華政策。……（除此之外），英國駐東南亞各地總督於十一月在新加坡舉行會議時，曾聯合致電英國殖民部，請英國政府要求美國對中國給以一切可能的援助，防止共產主義發展到華南邊境而直接威脅到東南亞。」（一月七日）

這一則電訊是大可注意的。我們還應當配合起幾件事情來看：（一）華盛頓對中國第一夫人的冷淡；（二）霍夫曼的訪華及其援助聯合政府的說法；（三）建議美援的中止支付。

而在這前後，在中國方面，由元旦文告到各地官方呼籲和平，到「客氣的不服從」，如果和這報導配合起來看，則更有很深長的意味。

三

問題到這裏就觸到核心，究竟美國對華政策會有什麼技術上的改變呢？或者可以說，美國打算如何呢？

一言以蔽之，是前些時我們此地就有過的「南北朝」之說底復活。

不過，前些時說南北朝，是以黃河爲界，現在則不能不以長江爲界了。前些時還不談及個人問題或「聯合」問題，現在却不得不談了。

以南朝爲基礎，「臥薪嘗胆」，或俟機，或乘隙，然後南北一統，而以金元爲最高準繩：這就是華爾街的如意算盤。

有書爲證。

一月三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著名的專欄作家鮑爾溫（Baldwin），曾發表專文，談及這一問題。

他「坦白」而「率直」地指出：

「……拿整個中國來講；共產主義也許永遠不能鞏固，因爲中國有很多問題是共產主義所不能解決的。因此我們的目的不是不可能達到的，（按：建立亞洲均勢），甚至在中國也並非不可能。在長江以南，香港與廣州以北的某些地方，建立防止共產主義的一個或好幾個堡壘，還是十分可能的。

「……我們也不堅決反對國共之間恢復和平……因爲這種和平把中國劃分爲共產黨控制的華北與國民黨控制的華南，這比整個中國由一個共產黨佔上風的聯合政府所統治要好得多……

「……我們的政策必須是：收拾這些殘餘勢力，恢復我們的損失而以大力行動。」

阿契遜上台，他的對華外交第一砲也許就是如此。

一月十日。

論原子彈和聯合國機構

英·P. M. S. Blackett
艾納 譯



環繞原子彈的各種見解

根據上面一章的分析，我們可以進而討論原子彈的發明，究竟是否要有一種新的方式的聯合國機構的問題。有一種見解已經提出了許多次，認爲原子彈已使聯合國掌握了有力的武器，它的力量足以對強國實施制裁而不致釀成大戰，這在原子彈發明以前是辦不到的。這種見解顯然是根據了兩顆原子彈投下以後幾個月中廣泛流行的信念，以爲對抗強國的戰爭，儘能用很小的武力取勝，只要這些武力具有原子彈的適當的供給。

在康普敦博士（Dr. A.H. Compton）的一篇文章中，明白地表示着這樣的見解：

現在第一次，要有一種強制促成全世界和平的中心威權，也可以辦得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世界的警察力量很難達到地球上的許多地方。今天，這一形勢變了。快速的飛機、長射程的火箭和原子彈，現在已解決了技術的問題，它們可以不論在什麼時候到達什麼地區，也不論需要多少擊潰抵抗的破壞力量。一個中心的威權已實際獨佔了這戰爭的偉大手段，現在可用來強制促成國際的和平了。

事實上，現在美國正擁有着這種武器的充份獨佔，可用以作爲世界警察的力量。美國人不讓自己充任世界的總督，那只因爲他們不要這工作。他們覺得世界的管制是世界的事，不是他們單獨的事。這樣的論據，現在雖然不大聽到，但却值得由此論點來探討他們的結論。那些希望修改聯合國憲章的人們的另一種見解之一，認爲聯合國本身應該擁有一種長程原子彈轟炸的力量，以制止任何挑戰的會員國，或者揚言用毀滅他們城市的威嚇方式，如果頑強不服，或者就實際毀滅他們。此外，聯合國還應擁有一枝小規模而經高度訓練的軍隊，俾佔領投降以後的國家。

對强國實施制裁的困難

事實和數字證明了所有的這種意見是荒唐的。小規模的武裝部隊，即使擁有原子彈，也不能維持一個大國的秩序。要對一個強大國家實施制裁，很明白，聯合國必需準備好大規模戰爭的各種武器，包括幾百萬有訓練的人員，以及若干強國作工業的後盾。聯合國是不能擁有這樣資源的，這就必須由會員國來供給。因此我們得回到一九四五年那些起草聯合國憲章的人們所開始的一點了：聯合國本身不能是一個超乎一切的強國，而必須是現行強國的聯合。原子彈並沒有改變了這點。

另一種的見解是，它承認聯合國本身，不能有充份的武力對任何強國施行制裁，但是多數會員國家的聯合，却可以結成壓倒優勢的力量來對付頑抗的強國，或是不經戰爭就可促使投降，或如果必需戰爭的話，也可以很快的毫不費力的擊敗她。顯然地，這種主張在任何情形下是正確的，如其那挑戰的強國比較的脆弱和孤立的話；這就是在原子彈發明以前的環境中也是正確的。在原則上，要使任何孤立的弱國安份守已，決不至於有什麼困難。

但假如挑戰的國家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或是一個以強大國家爲後盾的小國，那眞正的問題就發生了。當然，這答案將由兩大敵對陣營的相對力量來決定。假如要實施制裁，只有多數方面具有壓倒的優勢，可以迫使挑戰國家不經戰爭而投降，或必須採取武裝行動，就可很快把她打敗的時候纔有可能的話，那末，要對一個強大國家實施制裁，就並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那時候，實施制裁的後果就將引起大戰。

在現行世界的實際形勢中，聯合國實施制裁的問題歸結起來只有一個。能否對蘇聯實施制裁？因爲誰也不能想像，現行任何強國的實際集團，會能夠和願意對美國施行武力制裁的。



戰爭的危險

要研究對蘇聯是否能夠施行制裁，首先得考慮一下當蘇聯也像美國一樣擁有着原子彈囤積——即使數量較少——時候的形勢。爲便於討論，我們假定這個時期的開始約需五年。且不管各大強國的政治動向和內部力量重大變化的可能如何，我們可以斷言，在這樣情形之下，如不經大規模的戰爭，制裁是不能損害蘇聯的。尤其是蘇聯從其受威脅的軍事基地反擊的原子彈或其他武器的戰略價值，將使她的防禦地位非凡堅強。

甚至是在蘇聯未獲原子彈的囤積時期以前，即在我們所假定的一九五三年以前，那結論亦是同樣的明白：不挑起大戰是不能對蘇聯施行制裁的。這樣實施制裁的最後結果如何，固然還有討論的餘地；但有一個結論是可以斷定的，即蘇聯決不會不經戰爭而投降，也不能很快而不費力的被打敗。我們以前說過（譯者按：在本書的前幾章中曾有分析），美國和許多西歐強國對抗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戰爭，當然不是短期而輕易的戰爭，相反地，這將是長期的、雙方的人力和物力都是極端消費的戰爭；那即使是我們假定蘇聯還沒有原子彈，也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可以歸結說，對蘇聯的制裁，幾乎是當然不能施行的。維持世界和平的問題，雖因原子彈的發明而愈形迫切，甚

本上却仍未改變它的性質。

原子彈需要修改聯合國憲章嗎？

依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安全理事會受權負責以經濟或軍事壓力的行動，包括實際的戰爭行動，處分擾亂和平的國家。投票決定這種制裁的有關條款如下：

第二十七條 一、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有一個投票權。

二、安全理事會關於程序事項之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可決票表決之。

三、安全理事會對於其他一切事項之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可決票，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表決之。

依照上述第二十七條第三節的規定，常任理事國一致通過的實施制裁的方法，規定於第四十二條和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二條 安全理事會如認爲第四十一條所規定之辦法爲不足或已經證明爲不足時，得採取必要之空海陸軍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得包括聯合國會員國之空海陸軍示威、封鎖及其他軍事舉動。

第四十三條 一、聯合國各會員國爲求對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有所貢獻起見，担任於安全理事會發令時，並依特別協定，供給爲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軍隊、協助及便利，包括過境權。

二、此項特別協定應規定軍隊之數目及種類，其準備程度及一般駐紮地點，以及所供便利及協助之性質。

憲章的註釋（第七十三面），暗示着大國一致的原則，即一般叫作「否決權」（Veto Power）的：

如必須採取強制行動時，先決條件就是取得強國的完全一致。安全理事會中其他兩會員國，必須同意行動。最重要的，乃是非當事國的強國，必須對行動表示允諾，因爲他們負有行動的主要責任。顯然地，聯合國機構如無大規模戰爭的準備，是不能對一強國採取強制行動的。假如這樣的情形發生了，聯合國就無法達到其目的，而所有會員國自將擅行相機行事。假如一個強國眞的拒絕接受所有爭端以外強國的判決（或至少其他三理事國的判決），而斷然向那表現於這種判決的世界輿論挑戰，那就將不可能逆料其結果，或確定應該如何措置的辦法了。

這一問題當時曾引起尖銳的爭論，但最後終於認爲，制裁的施行，必須經安理會所有常任理事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和中國）的一致同意纔能實現，而確定爲原則，這一確定，乃是由於認識了對某一強國實施制裁可以引起大戰的結果。這個一致的原則，正是杜絕聯合國被用以使第三次大戰「合法化」可能的主要保障。不管聯合國將來能否實現人類所課予它的希望，但毫無疑問，假如一致的原則不存在，它也許早已崩潰了。過去兩年來，安全理事會中的多數，對於各種國際事件無疑都贊成着一種行動的途徑，而蘇聯都認爲是侵害她生存利益的。假如這樣措施通過了，蘇聯除了退出聯合國就將沒有別的選擇。因此，無論是好是歹，聯合國的繼續存在，全是靠了一致原則的維持。就是美國，對於一個沒有包括否決權的聯合國憲章會否簽字，也是值得懷疑的——除非她在安理會中的一切重要措施，可有獲得適當的多數支持的保證。

無論對於程序事項和細小爭端上的運用否決權（例如阿爾巴尼亞海岸的水雷問題）引起怎樣的批評，但是要知道，至少在有關制裁問題上的強國一致的原則，乃是聯合國繼續存在的主要條件，這是沒有懷疑可能的。

我在此提出這問題，因爲這與美國主張取消有關原子能重要事項的否決權的建議，有重大的關係。

美國和否決權

我們必須注意一下最近馬歇爾在參院外交委員會中極爲重要的聲明，他在聲明中竭力反對聯合國憲章的任何修改，他結論的主點和上面的分析相同。

馬歇爾說：「有許多主張用新式的國際組織來改善國際情況的計劃，曾經提了出來。這些計劃着眼於現行聯合國憲章的澈底變改。有人主張取消否決權。」他解釋抱着這些見解的人們是鑒於「現行不滿的國際形勢，乃是由於聯合國方面對於阻遏侵略無能的結果，而這種結果，又是由於否決權在安理會中的運用，以及聯合國缺少警察力量所造成；假如對於強制決議的否決權能夠取消，又假如聯合國能夠擁有武力，侵略就可以遏止，而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礙也就可以消除了。」

這樣的假定，我以爲，是在於對我們外交政策在這些關聯上的主要問題沒有完全的認識，在對付國際組織所能解決問題的方面，也沒有完全的認識。在我們的焦燥不耐和恐懼之中，讓我們不要犧牲了我們今天在聯合國機構中所艱難贏得的收穫。」

據泰晤士報載稱：「馬歇爾在委員會中被質詢達一小時，他反復申述在這樣危急的時候來修改聯合國憲章，必將引起世界各國的恐懼」。據孟徹斯特導報的報告，馬歇爾還說如不允許美國有否決權，美國參院也許會對聯合國憲章不加核准的——這也正證明了我們的推測。馬歇爾說他在爭論的和平解決辦法上，贊成取消否決權，但在有關侵略行動的問題上，否決權是必需的。「我們決不願我們的人力和我們的武力，受三分之二投票的束縛。」

英美在中東的鬥法

杜若



油潭於血的中東

巴力斯坦問題，經過了聯合國一年多的努力，仍如驢子轉磨，轉來轉去，在老路上兜圈子。

所以造成這樣局面的基本原因，概括地可以說，是導源於英美帝國主義對富饒的中東石油，在作明爭暗鬥所致。

中東的石油利益，一向由英國獨佔。英國爲擁護牠在中東的石油公司的利益，牠對中東的拿手好戲，是煽動民族的仇恨，互相水火，而使英國能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這就是英國爲什麼在巴力斯坦挑撥阿拉伯民族，反對猶太移民的主要動機所在，也就是牠破壞巴力斯坦阿猶分治計劃，煽起了燎原戰火，迄今尙沒有平熄之望的根本原因。

進一步說，英國這種包藏禍心的作風，牠的主要打擊的對象，與其說是一羽毛未豐的以色列國，還不如說是與英國石油利益競爭的美國石油利益。

美國的石油帝國主義，自一九三三年以後，打進了一向爲英法天下的中東，野心勃勃，想藉了英國在巴力斯坦委任統治期滿的機會，乘虛塡進了巴力斯坦英軍撤退後的「勢力眞空」地帶。美國雖則不欲把整個的中東，囊括而有之，然而至少通過了牠的金元外交政策，在世界以及在中東，使英國做牠的馬前走卒，受牠的控制。

爲了達成這個目的，美國一手操縱了聯合國，一手拖緊了那些以前投奔英國、而隨後被遺棄的猶太復國運動的領袖們，由聯合國通過了阿猶分治計劃，而由猶太復國運動的領袖們充當根據分治計劃而成立的以色列政府的班底，進而以從政治上、經濟上以及軍事上控制巴力斯坦及整個中東的目的。美國這種如意算盤，我們不能不說牠是十分巧妙的。

無如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在世界輿論龐大壓力之下，英國雖然悻悻然於去年五月自巴力斯坦撤退，然而牠在中東的潛勢力，並沒有因爲牠名義上的撤退而隨之消滅，牠用來做牠的工具的而由中東各國封建反動勢力組成的阿拉伯聯盟，仍可以供牠驅使而助長牠的聲勢，正如美國可利用猶太復國運動者，以伸張牠的勢力，而英國也可以用阿拉伯聯盟，以與之對抗一樣。以一個在巴力斯坦尙未根深蒂固的猶太復國運動的組織，來對抗包含有埃及、敍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外約但、沙地阿拉伯和葉門在內的阿拉伯聯盟，就這一點來講，美國的工具，當然不如英國的工具那般銳利，美國對英國當然不無顧忌，不敢和英國明目張胆地來競一日之長，使英國有機會煽動阿拉伯各國國內的統治者，起而和美國的石油商爲難。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美國政府，爲了顧全美國石油商的利益，於是有放棄巴力斯坦分治計劃的聲明，以緩和阿拉伯各國對分治計劃的反感。可是美國這種出爾反爾的動搖政策，並沒有把巴力斯坦的漫天風雲，消弭於無形，反之，巴力斯坦的烽火，却隨以色列國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中誕生而俱來。外約但、埃及、沙地阿拉伯、伊拉克、敍利亞和黎巴嫩的進攻以色列，名義上是反對分治，實際上却是英國在後面搗鬼，向美國出一口被迫退出的怨氣。據去年五月廿四日倫敦泰晤士報載巴力斯坦猶太教長赫佐一函，內稱目前包圍聖城的阿拉伯軍費，是由英國供給，且在英國軍官指揮下作戰，所有槍械、彈藥及配備，都是取自英國。由這一點已可概見其餘。我們也可從這一點認識巴力斯坦作戰迄今的眞正癥結所在了。

自以爲猶太救主的美國

自巴力斯坦戰爭爆發後，美國在五月廿二日就把這個問題提出了安全理事會。美國在這期間以後，政策上似乎又在翻觔斗，從以前的放棄分治計劃，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進而以新以色列的保護者和領導者自居。這可由民主黨的選舉政綱中看出。民主黨的政綱中，關於對以色列國的政策規定，宛然似聖經中所講起的猶太人的那個米賽亞（Messiah）的口氣：「杜魯門總統的立卽承認以色列，已領導世界，使對一個久已取得自由和獨立而確應獲得自由和獨立的民族，表示好感和歡迎。我們保證完全承認以色列國。美國在杜魯門總統領導之下，在聯合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九日通過成立猶太國的決議方面，曾起領導作用，此點使我們感覺自傲。我們對於以色列國，要求聯合國在十一月廿九日決議中所規定的疆界，表示贊成，並且認爲唯有在對以色列國完全可以接受的情形之下，能予以修改。我們期待以色列國加入聯合國，並且充分參與國際社會。我們保證以適當的援助給予以色列國，藉以發展牠的經濟資源。我們贊成修正軍火禁運的辦法，藉以給予以色列國以自衞權。我們保證努力從事修改聯合國中可能阻礙此項修正的任何決議。我們繼續在聯合國範圍之內，支持耶路撒冷的國際化以及對巴力斯坦諸聖地的保護。」

如果美國這種以猶太人米賽亞自居的姿態，稍有幾分眞意，而不純粹是大選中爲爭取美籍猶太人的選擧票，那末巴力斯坦戰爭案提出了安全理事會後，勸令敵對雙方停戰，必要時，並由聯合國採取經濟或軍事制裁，必可獲得蘇聯的同意。如此，雖有別具惡劣用心的英國從中作梗，也不難達成了和平的目的。無如主觀上一向不願與蘇聯站在一條陣線上的美國，深恐一有了蘇聯參加，一切東西就會變了顏色，而故意要鬧別扭，表示與蘇聯立場不同。結果安理會雖有停戰令之下；然而打打停停，停停又打打。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設立巴力斯坦調解專員，前往巴力斯坦進行斡旋工作以來，一直到去年十二月初聯合國大會在巴黎閉幕，時間經過了半年，除開一無成就以外，還賠送掉調解專員貝那多特一條老命。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政治委員會）通過了議案，成立了包括三會員國的調解委員會（Conciliation Comission），担任下列幾項主要任務：（一）在必要時，協助調解專員所担任的工作；（二）增進以色列國、阿拉伯巴

力斯坦以及鄰近阿拉伯諸國家間的親善關係；（三）與有關各國政府當局進行談判，解決一切主要問題。由聯合國上面的決議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巴力斯坦問題在聯合國，仍是在曲折地兜着圈子，沒有什麼進展可言。卽使我們退一步承認牠有進展，也是蝸牛的步子，其慢誠不堪想像。在另一方面，由於以色列的成立，軍事上的種種變化，英美的暗鬥明爭日趨尖銳，阿拉伯各國間也因利害不同，而起了分化，目前又展開了較之半年前更爲錯綜複雜的新局勢。這些新局勢的出現，也更使和事老的調解專員或新成立的調解委員會，在解決巴力斯坦問題上感到棘手。

阿拉伯國家間的矛盾

阿拉伯國家，實際上出兵巴力斯坦的，主要的有埃及、敍利亞、外約但及伊拉克四國。以堂堂四國之師，敍利亞自北方，伊拉克外約但的阿拉伯軍團自東方，埃及自南方進攻彈丸之地的以色列國，照理應該一鼓而克。可是根據數月來戰事的戰果加以判斷，軍事上顯然是藉賴美國軍火援助的以色列略佔優勢的。以色列在北方加里利的軍事的佔領，在圍攻之下，既屹然未動，而在去秋的軍事進展中，在南方的尼日夫又建立了堅強的陣地，阿拉伯四國之師，既不能決勝於戰場之上，貝那多特報告書中建議要以色列接受讓牠保有加里利，而以尼日夫讓給阿拉伯這樣的條件當然是不可能的。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十一月十六日，對巴力斯坦問題，作了這樣的決定：（一）下令阿猶雙方立卽休戰。敵對雙方直接或經由代理調解專員彭契協助，舉行談判，達成上述目的。（二）雙方應劃成永久休戰界線，各方不得越過這一界線。（三）各方應撤退軍隊並減少武器力量，以便在巴力斯坦自過渡時期達到永久和平這一階段內，保證休戰之保持。

這一決議的實現，須繫於雙方是否有誠意一致加以接受。阿拉伯國家却拒絕了。阿拉伯國家在巴黎的發言人表示，他們從沒有同意巴力斯坦的分治計劃，他們也決不承認以色列國，也不願和牠會有什麼談判舉行。

那末問題是不是它們仍和以色列決勝於疆場呢？阿拉伯各國在軍事上的銀樣蠟槍頭，不足言戰，我們在上面已經講到過。在另一方面就他們相互間的關係來講，也是同床異夢，阿拉伯聯盟本身，關於作戰上，以及關於解決巴力斯坦問題上，發生了種種不能合作的裂痕。

阿拉伯國家，最初受了英國的唆使，野心勃勃，滿以爲一舉而打倒以色列後，卽可償他們的大慾。可是經過了半年戰爭的結果，非但沒有得到一些實惠，並且由於維持大量軍隊，消耗巨額軍費，戰事對於他們，成爲了一個難以維持的負担。這是啞子吃黃連，有口說不出的苦。阿拉伯出師的四國，目前已由軍事上的合作，而變爲冷眼觀望的態度。埃及在南方苦戰，而東方的伊拉克及外約但的軍隊，則拒絕恢復作戰的命令，這種拆台的行動，與其說出於伊拉克司令瑪慕德將軍的個人行動，無寧說是因血緣關係而比較接近的伊拉克與外約但國王阿勃杜里拉（Amir Abdulillah）及他的叔父阿勃杜拉在態度上有了重大的轉變所致。

推測兩國轉變的原因，或許是出於英國的貝文，幹了這一樣天大的傻事，弄得進退兩難以後，看看軍事上既沒有勝利的把握，因而提緊出來另謀有利於英國的打算。我們知道，阿拉伯國家中，受着英國的豢養而最聽命的工具，就是外約但的阿勃杜拉。這一個工具，以及這一個工具統治下的外約但，在英國前幾年撤退埃及及去年撤退巴力斯坦的駐軍後，已成爲英國保護東西交通咽喉要道——蘇彝士運河的重要基地，控制中東及與遠東交通的軍事地區。一九四六年三月廿三日英與外約但訂有互助同盟條約，根據這個條約，簽約國之一被牽入戰爭時，應實行互助，包括外約但供應英國以交通便利等。外約但並予英國以便利，以保護自伊拉克的基爾庫克經外約但而止於巴力斯坦的海法輸油管。同時英國可經外約但之請，得協助訓練外約但的軍事人員。由這條約我們可以看出，外約但名義上是獨立國家，而實際上仍是英國支配下的附庸。

阿拉伯國家既不能在軍事上獲得勝利，把巴力斯坦全區直接控制在手，供英國使用上的利便，那末不得已而求其次，如果把巴力斯坦屬於以色列外的剩餘部分，由她的最忠實的工具外約但國王阿勃杜拉控制在手，亦可供英國在必要的作部分的用場。十一月三十日英美關於巴力斯坦問題解決辦法中有一項卽係擁護外約但國王阿勃杜拉統治聖地的阿拉伯部分。與這同時出現的，是十二月一日阿拉伯領袖，在巴力斯坦東面的耶利哥（Jericho）開會，擁戴外約但王阿勃杜拉爲「外約但及全巴力斯坦國王。」英國想玩弄這一套新手法，把阿拉伯巴力斯坦，輕輕地由牠的工具外約但國王阿勃杜拉一口吞下去。但事實是否能如英國所想的那樣輕易呢？

英美的競爭表面化

在阿拉伯巴力斯坦，我們知道，早在去年十月時，有「巴力斯坦阿拉伯政府」成立於埃及軍控制下的加薩（Gaza），以前耶路撒冷回教大主教胡賽尼（Haj Amin Husseini）爲牠的國民大會的主席，而以他的姪子詹馬爾・胡賽尼（Jamal Husseini）爲牠的外交部長。這位流亡的耶路撒冷大主教胡賽尼，雖則過去是一個聲名狼藉與納粹有勾結的人物，可是在回教國家內有他的潛勢力，他的出山，也是靠了阿拉伯聯盟的支持。他曾令他的姪兒要求阿勃杜拉支持他成立於加薩的政府，可是却遭到阿勃杜拉的拒絕。因此阿勃杜拉與阿拉伯聯盟間，關於巴力斯坦的阿拉伯政府問題，早已有不愉快的岐見存在。

阿勃杜拉藉英國的援助，要把阿拉伯巴力斯坦合併於外約但，而由他來南面而王，阿拉伯聯盟其他國家，當然是不會同意的。首先出來反對的，自然是那與自已有切身利害關係成立於加薩的新政府。如果阿勃杜拉兼任巴力斯坦阿拉伯的國王，胡賽尼等人的政權，將告旁落。因此巴力斯坦阿拉伯政府的內閣，於十二月八日發表聲明：牠「不能同意外傳消息，說外約但政府決意宣佈阿勃杜拉爲巴力斯坦的國王。」

接着埃及代表外交部長阿巴薩（Ibrahim Abaza Pasha）也在十二月十二日聲明，阿拉伯國家並未同意阿勃杜拉做巴力斯坦國王。在阿勃杜拉與阿拉伯國家獲得協議前，各方早有默契，他對耶利哥大會的決議，不能表示明確的最後決定。」更進一步的發展，是駐埃及開羅的阿拉伯聯盟當局在十二月十四日表示，如阿勃杜拉宣佈爲巴力斯坦王，那末聯盟可能把外約但排除於大門之外。同時埃及、敍利亞、沙地阿拉伯三國，則聯合起來，反對外約但合併東巴力斯坦。黎巴嫩則對此一問題採取中立態度，葉門則無何行動。可能擁護阿勃杜拉的只有那一個牠的國王與他有血緣關係的伊拉克。伊拉克的內閣雖然爲這件事召開緊急會議，但態度如何，尚未揭曉，如果伊拉克也反對，那末阿勃杜拉就要以一身來對抗全部的阿拉伯世界。

由於阿拉伯國家間一方面爲了「分贓」問題起了內鬨，另一方面作戰上又不十分順手，阿拉伯國家間的對猶太的統一陣線，無形中已陷於瓦解狀態。因此，自去年十二月以後，阿拉伯國家間對於巴力斯坦的停戰問題，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出現，那就是各國爲了牠本身的利益關係，而與以色列政府個別交涉。外約但與黎巴嫩接受了聯合

國休戰談判的要求，據去年十二月中旬台拉維夫方面傳出的消息，說以色列政府相信猶太人與外約但間的問題不久卽可能解決。如果外約但與以色列獲致協議，則伊拉克與以色列或許也可以跟着外約但之後，與以色列握手言歡。黎巴嫩方面，據最近消息，已在該國的西南部那口拉城（Nagoura）與以色列舉行會議，也有了相當進展。埃及也由聯合國調解專員彭契的從中拉攏在羅德島與以色列舉行休戰談判。羅德島的談判，目前雖只有埃伊兩個國家參加，但隨後或將擴大，邀請其他阿拉伯國家參加。

中東方面的和平空氣，突然甚囂塵上，這是美國的壓力加於敵對雙方造成，那是不庸講的事。據聯合社一月十三日消息，杜魯門總統曾在去年十一月聯合國在巴黎大會的時候，關於中東問題，提出了三個目標，與七點實行的計劃。所謂三個目標是：（一）建立與維持巴力斯坦區的和平；（二）達成政治解决，以便對於中東的穩定和經濟福利有貢獻；（三）在有關巴力斯坦事件方面，便阿猶兩族和解。所謂七點實行計劃是：（一）爲阿猶兩族和平及關係友好起見，由聯合國研究各項可實行的措施；（二）允許以色列加入聯合國；（三）决定以色列的國界；調整國界，以便阿猶領土都能獲得地理上的劃一；（五）耶路撒冷由於其宗教及國際上的意義，應規定其特別地位；（六）遣囘巴力斯坦的難民；（七）可能由聯合國保障各國的境界及在巴力斯坦實行人權。

美國目前這種政策，我們可以看出，是完全把阿猶雙方都拉在她的手中，而把英國一脚踢開去。英美在中東奪取政治地位的競爭，現已達表面化的階段，英國在這種情況下，爲覓取有利於外約但的和平解决辦法，已遭到阿拉伯國家的反對而告吹，百年來爲英國統治的埃及，也跟英國鬧別扭，與英國疏遠，而與美國無論在政治上抑經濟更爲接近，美國的促成在軍事上失利的埃及與以色列談判休戰，表面上是對埃及解圍，而實際上是把埃及更緊密拉到她的懷抱中去。在中東煽起戰火，結果是偷雞不着蝕把米的英國，一肚子的怨氣，無從發洩，遂藉口英機五架一月七日在以色列及埃及戰區上空被以色列飛機擊落，說以色列軍曾向外約但邊境有兩次小侵犯，英國根據其與外約但同盟條約的義務，有採取行動的必要，於是派兵在外約但的亞喀巴（Aqaba）登陸。這種舉動，表示英國仍擬在巴力斯坦，再發動一次冒險的行動，可是英外長貝文這種偏護阿拉伯國家的政策，却受他國內以及國外輿論的攻擊。貝文在四面楚歌之下，恐怕也只有懸崖勒馬，知難而退。美國在中東的政策上，一方面是板起面孔，對英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另一方面，在想法予那位曾供他奔走的貝文，收篷下場的機會。美國十六日致照會與以色列，對以色列的態度是「友好」的，而措辭却是「嚴峻」的，詢問以色列的對外約但邊境作「小侵犯」，是否實有其事。如果以色列的答覆是否定的，那末美國自然可以向英國提供保證，英國可以安心而再不必興兵問罪，小題大做了。這是美國來替美國打圓場，保全貝文以及整個英國政府的面子，叫英國適可而止，不必自討沒趣。但勢成騎虎的貝文，見到美國在中東的勢力有整個被美國取而代之的危險，是否就此甘休呢？

總之，目前巴力斯坦以及整個的中東，在美國政策的支配下，雖然透露了一線和平的曙光，可是在英美的政治競爭日趨表面化，阿猶兩族間以及阿拉伯國家間的因利害不同而糾紛日益滋長下，能否經過聯合國調解專員彭契和聯合國的調解委員會而就把乾坤旋轉過來，成爲一團和氣彼此相安的世界，那至少在目前，還是一個疑問。

軍人在美國

本刊美國特約航訊

明今

一

在紐約第四十二街之下，東區和西區的交通，特別擁擠。兩層地下道中，多軌的地下車穿梭般來去。而每逢上下班的鐘點，月台和甬道上還是摩肩接踵。東區大中央車站底下七八十呎開闊的甬道旁，却擺着一所五呎見方的玻璃亭。裏面不時有兩三個軍曹模樣的人，在抽烟、看報、聊天。在這個紐約人口最最稠密的場所，他們面對着成千成萬的過路人，有如不聞不見，分外顯得優閒。一年四季，難得看見有一兩個行人靠到那玻璃亭旁邊去和裏面的人閒答幾下。更難得看見竟會有個把人去索取幾張表格之類的紙張。然而這個亭子是有所爲而設立的，原來這兩三個人在經營着一個招兵站。

在美國當兵，待遇不算壞。有吃、有喝、有穿、有住。家中兒女多可以拿津貼。退伍後可按「大兵法案」升學或就業。倒不比在中國，壯丁會變瘦丁、變病丁、變死丁。可是不管你怎麼樣解釋，軍隊生活畢竟管頭束脚，沒有自由。縱使千日快樂，也會突然地一朝吃苦。何況一個國家並沒有受侵略的危機，而且組織軍隊又不是爲了對內求改革之用，那麼，在政治目標模模糊糊的時候，「冷戰」中的軍營畢竟不容易吸引什麼「第一流公民」進去的。

二

號稱世界第一帝國主義的美國，政治上層是忙着加強財政預算中的軍事性，忙着鞭策各友邦締結區域聯盟，可算得苦心孤詣。而美國老百姓，却多數良善到糊塗的程度，他們既不左傾，也少進步。而僅僅憑藉着薄弱的民主傳統，迷糊地追求着資本主義的繁榮生活，搖搖幌幌個人主義地防衛着自由，他們對多半的政治口號冷淡而躲避。客觀上之難於集中編組與加強訓練如此。冷眼旁觀這一個招兵站的優閒，似乎眞是一個諷刺性的小例子。

然而，在另外一方面看，也就是由於美國多數老百姓之不能正面過問政治，在他們的不知不覺中，美國的軍人系統，已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事實上形成得更成熟。他們的骨幹，從許多崇拜武力的軍曹起，直至穿插在政治上層的軍人政客止，是經常在發揮着作用。不論是外交或內政，都可以看到上層軍人干涉操縱的行爲。傑弗遜總統以來的美國政治傳統，是反對軍國主義的，是反對軍人從政的，現在這個傳統在經常被摧殘。特別是在馬歇爾——杜魯門政府時代，由福萊斯特爲首，統一了各方矛盾而成立了國防部之後，陸海空三軍有了分層的分工與集中，這個一經確立便更富於危險性的團體，在內閣中的發言權更是權傾內外。

過去，美國的傳統是軍人只策劃戰略，並且須受政府文官部門監視和指揮。軍人對其他的國策，一向是沒有決定權的。上次戰爭中，美國陸海軍曾組織聯合參謀部，由海軍上將李海，做總統的參謀長，担任橋樑工作與總統個人保持聯繫。在戰時總統是海陸空軍總司令，這種聯系自然有個道理。可是到了戰後，這個聯合參謀部的組織依然存在，直到國防部正式成立，更是名正言順隨着三個軍部行政機構而加緊結合，推動其實際工作。在軍事祕密的藉口下，所有一切政策，不得由國會審查。名義上有權干涉的總統，也並無插嘴餘地。甚至政府的軍事和外交政策，也聽令國防部長及國務卿來共同決定。到馬歇爾以前任參謀長的資格出任國務卿，這裏面的文章，就更多了玄妙。

就個人而論，馬歇爾眞不愧爲近代美國陸軍軍人中最最老謀深算、機變多才的第一名大將。海軍系統中能夠和他比擬的，也僅有李海上將。當年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從將星中把他拔級超升做陸軍參謀總長後，他能移樑換柱地把舊有正統麥克阿瑟，遠戍到菲律賓去，然後潛心整理出自己的正統來，這實在是很大的成就。戰時的西歐聯軍統帥艾森豪威爾，現任陸軍參謀總長勃拉特萊，都是他的嫡系。去年共和黨中本來大有推選艾森豪威爾出而競選的可能，艾氏也退伍就任哥侖比亞大學校長以做好準備姿態，只經過馬歇爾一個半鐘頭的談話，艾氏就宣佈了不參加競選活動。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現在勃拉特萊的陸軍參謀部中的要角，有作戰計劃組主任魏德邁中將，組織訓練組主任霍爾中將，情報組主任章伯令中將，供應組主任奥蘭特，人事管理組主任包爾中將。這裏面章伯令是麥克阿瑟舊部，從越島進攻一直到過日本。奥蘭特是必然與許多軍需工業家有特殊密切的關係的。正如戰時的供應工作負責者宋末維爾四星上將，在戰後頃刻間就變成了梅隆財閥部下告波煉焦公司的總裁一樣，這當然自有其背景。最重要的作戰計劃組便是馬歇爾嫡系魏德邁所担任，這個位置在當年便是艾森豪威爾担任的。而霍爾與包爾則是行伍中選練出來的。看人物當然不能代替看事實與形勢的政治分析，在這裏，我們只是提供一些鏡頭。

海軍與空軍向來是先天性地與近代工業有直接關係。石油工業、造船工業、鋼鐵工業之鍾愛大海軍，機器工業、合金工業、石油工業、化學工業、「原子」工業之兼愛大空軍，都有其必然的理由。福萊斯特出身於華爾街狄隆•李特財閥之門，而做過海軍次長，升做部長，再出任國防部長而連任下去，決不是偶然的。至於美國海軍方面的人事，則從金氏、海爾賽、尼米茲等海軍上將奠定系統基礎之後，因爲人員的因素比陸軍單純，在國防部形成之前如遇有海陸軍權利的論爭也一向採取積極而一致的姿態。現在的海軍參謀長鄧菲爾特上將部下，如副總長拉特福，空戰組副上將柏拉斯都是海軍系統的空軍出身。海軍作戰組的初級上將史達姚以潛艇專家而兼管原子「防禦」。聯絡配合組的卡納上將則深通工業與海軍的關係，常常形諸於言詞。

美國空軍本來分隸在陸海軍系統之下，在第二次大戰中，才由史巴茲上將爲首大大地擴充起來。到國防部成立前，已經是原子彈萬能論者趾高氣揚的時候。這才把它與陸海軍部平行起來同屬於國防部。那時聯合參謀部中的爭執是基本上代表了海軍與陸軍雙方對於控制空軍的爭執，而論據上發揚爲遠航程原子彈轟炸論與軍艦基點原子彈轟炸論。過程中的花樣當然是國防祕密，可是事後，以海軍方面的福萊斯特出長國防部，而以陸軍方面的空軍系統提升做獨立的空軍組織，想見兩雄矛盾但利益相同而意氣相投時，必然有妥協之道。現在的空軍作戰組之任諾斯達特中將，空軍副參謀總長范登堡上將都是艾森豪威爾的嫡系，這個范堡登又是共和黨名上議員重工業代言人范登堡的姪子。空軍的物資組主任克雷格中將主要監督空軍設計與發展之研究，採購重要軍需物資，兼管祕密武器科。這些如果不與軍需工業的獨佔財閥門下有特殊聯絡，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有效能的政府是不易於因人設事的。」這些能夠左右國防部的因素，當然不能僅由羅列幾個軍人要角而平面地觀察。但是，至少却可以看出了：以國防部長福萊斯特，陸軍部長羅雅爾等代表財閥的「文人」爲首，和井井有條的參謀組織中的軍人們，已經有了更密切的結合。過去，在德國和日本，是有先例可鑒的，現在，在美國却也在步其後塵起來。

三

這是他們雙方的影響與要求，在美國有所謂「普遍軍事訓練」。這也是他們雙方的影響與要求，在美國財政預算中充滿了軍火氣息。所謂「公道政治」的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的美國政府，在馬歇爾去職，福萊斯特連任之後，提出的一九四九年度預算案總額至四百二十億美元，其中軍事預算就官方分類而論，已達一百五十億美元。根據聯合社一月二日的華盛頓電訊，則第八十一屆議會還可望批准軍事基金，可能並將提高籌組七十隊大空軍的預算。外加八十億美元以用作「對外援助」名義下的擴張費用。到今天，如果還有人看到杜魯門與破產了的「新政政客」們，拾起了華萊士的唾餘與羅斯福的舊帽子，而還認不得其政權的眞相，那才眞是傻蛋了。

四

至於在國際政策的執行方面，美國軍人們在戰後的活躍，亦已史無前例。他們的身份，可以變爲大使、公使；可以成爲佔領軍的軍政府首領；可以作爲各國內戰中的軍事顧問；可以作爲代管軍事基地。

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將軍；駐日統帥麥克阿瑟與駐德統帥克萊；駐華顧問巴大維；以及由國防部直接管軍事基地，都是代表性例證。英國的大西洋租借基地八十個，加拿大與丹麥所屬北大西洋租借軍港，巴西與巴拿馬所屬南美洲的軍事基地，以至在遠東的菲律賓與中國所取得或租借的軍事基地，其行政權更全部握在軍人之手。開了美國軍人代表美國政府大規模統治屬地的壞例子。

一切在國防祕密的藉口下，一切在美國主義的號召下，他們在維護着目前美國的強盛與莊嚴的外貌。如果「純粹」軍事能夠解決一切的話，不，如果，武器與戰術能夠解決一切的話，世界上多少失敗了的倒了的英雄，當曾可惜生得太早，死得太早，沒有能夠欣逢這種「皇朝盛世」中的壯舉。可是問題却幸而並沒有這樣簡單。以致於生產新武器的財閥們與運用新武器的軍人們還在傷透了腦筋，繼續作主觀上的努力。後果如何，那當然不是本文所能論述的了。

一月十四日寄自紐約

西班牙的「羅賓漢」

西·Milton Wolff

在「北大西洋聯盟」的醞釀聲中，西班牙的局勢是值得注意的。本文報道西班牙游擊戰爭的現狀，並指出西班牙游擊戰爭正從各個分散到團結統一的局面，西班牙人民反佛朗哥法西斯的鬥爭由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譯者

當夕陽在美麗如畫的格倫納特（Granada）和茜拉·尼瓦特（ierra Nevada）地區漸漸隱沒下去的時候，當長槍會的官員們、腐敗的親佛朗哥政府的顯要們和使當地農民被壓榨成赤貧的封建地主們，就顫抖着預感到「夜童」（Los Ninos de la Noche）的可能「光臨」。

他們的懼怕是有足夠理由的，因為過去三月來，「夜童」從茜拉·尼瓦特巨大的山峯間下來達數十次，他們剷除了所有的土豪劣紳，消除當地最窮兇極惡的壓迫者，並召集工農羣衆大會，向他們傳達西班牙共和的理想。

人民如何被教育了

茜拉·尼瓦特的游擊隊並不是西班牙僅有的一支游擊隊。他們不過是轉戰於廣大無垠的整個西班牙戰線上的六支游擊隊中的一支。在麗汶特（Levante）和阿拉貢（Aragon），在愛克斯德里曼杜拉（Extremadura）和卡里西亞（Galicia）傳佈着同樣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法西斯佛朗哥獨裁政權執政後的十一年間日日夜夜地被傳佈着。慢慢地，行動匯合成行動，游擊隊正集積着力量，以準備那一天的到來，這即是當西班牙人民用它無比的力量重新站起來，將那個現時的悲慘的創作者踏在脚下的時候。

他們在整個西班牙的「行動」有四方面：對人民的宣傳和教育；剷除一切惡名的壓迫者；用破壞和怠工削弱佛朗哥西班牙的經濟機構；積集食物和軍火以保持抵抗運動的存在。這些「行動」各地大致一樣，細節當然視各地的地方環境而有所不同。

九月和十月整整兩個月內，麗汶特和阿拉貢游擊隊發動了一個典型的宣傳運動，這個游擊隊是抵抗兵團中最強大的一支。他們從比里牛斯叢山中疾駛而下，佔領並控制了漢斯卡（Huesca）省巴巴斯特洛（Barbastro）附近幾個城鎮。村郊放了步哨，游擊隊領袖們就在城鎮內廣場上的羣衆大會上，向西班牙人民報告西班牙共和鬥爭的史實。

由西班牙祕密印刷所印製的宣傳品，在各處分發。他們公審最惡名昭彰的長槍會員，並就地給予應得的刑罰和處決。於是在佔領城市十、十二或十四小時以後，游擊隊就無形無蹤地消失了，留下來的就是一批把西班牙共和的偉大和自由銘刻在心的當地居民，這些從來沒有「公道」這個觀念的人民，他們對以公道相待的「西班牙羅賓漢」懷着無限的敬愛。

西班牙的「羅賓漢」

游擊隊佔領城鎮時所帶給當地居民的公道，在他們的感覺中是分明的，那就是：一個是可卑鄙的貧窮，另一個卻是給農民生存的活力。譬如，九月的頭幾天，卡里西亞的第四游擊縱隊為了保衛農民免於給長槍會苛捐雜稅和佃租的壓迫，曾向摩許（Moeche）法蘭特斯（Frades）和奧特吉拉（Ortigueira）出襲三次。

游擊隊進入這些城鎮時沒有受到絲毫的抵抗。他們所要追擊的長槍會員都逃跑了，西班牙愛國者堂而皇之直驅市鎮參議會，會把暴虐地加於農民身上的一切田契稅單，完全毀掉，政府大廈放火燒了。全區的農民對游擊隊的行動莫不致謝，他們深信，只要他們集合在西班牙共和的旗幟周圍，為游擊隊所信仰的主義共同鬥爭，西班牙的自由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抵抗運動在强大中

佛朗哥政府屢次要一舉壓平游擊隊的活動，可是從來沒有成功過。恰恰相反，佛朗哥為了要加強反游擊隊活動的力量而增加的「民衛團」的兵力，結果却使抵抗軍的實力大大增加。佛朗哥用於「剿滅」游擊隊力量的軍火愈多，游擊隊所儲存的軍器也就愈多。

許多年來，游擊隊一直處在各個分散的單位作戰，最近幾個月來，聯結整個西班牙內部反佛朗哥力量的步驟已經在進行了。在麗汶特和阿拉貢游擊縱隊所發出的一篇文告中，號召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份子立即在各工廠、村莊和城鎮組織「抵抗委員會」，務使「工作不忘作戰」。

從分散到統一

「我們感覺我們是強大的，」游擊隊領袖在一個號召組織反佛朗哥統一戰線的激動的呼籲中說道，「我們將不會被征服的，如果全部的共和份子都盡他們最大的力量，參加戰鬥，以擊碎法西斯暴政的可羞的羈軛。」

在他們的隱祕的小室中，游擊隊也曾用幾個尖利的字眼警告並規勸由阿爾波諾（Senor Albornoz）所領導的現存的共和政府。

「我們曾經支持過吉拉爾（Giral）政府並保衛過羅碧斯（Llopis）政府，但是以我們應有的自尊，我們不得不說，每天為了共和國而冒着生命危險的我們並不準備支持任何一個不在西班牙內部親自參加鬥爭的政府，這個政府充其量祇不過代表了西班牙民主力量中最微小的一分力量。」

「如果共和政府是在這兒——這個正在進行鬥爭的地方——受到保衛和尊敬，——我們準備用我們所有的力量給予這種尊敬——，如果這個政府有抵抗運動作為他們的支柱，並且如果這個政府會加重西班牙共和在世界各國和國際機構上的影響，那麼我們需要一個在肩荷西班牙鬥爭重負的力量中有着特別驚人表現並和人民意志緊密一致的政府。」

西班牙抵抗運動的軍事領袖們公然表示有意召開一個佛朗哥反對派的會議，這個事實，不僅表明他們確已考慮儘管在佛朗哥的恐怖下他們進行會議的可能，並且也說明了今天西班牙內部的政治氣候要求反佛朗哥力量的統一。

這些就是西班牙內部人民鬥爭的發展情形，儘管巴多宮（El Pardo Palace 佛朗哥「總統府」的所在地）裏的「鬼委員長」（Monsterissimo）正從他的國外朋友特別是從他的美國朋友那兒收受日益增多的支援。固然佛朗哥的朋友們正在進軍，固然弗萊（Farley）、葛耐（Gurney）和巴克萊（Barkley）們正對佛朗哥西班牙的恐怖和暴政歡呼，然而由勇敢和毫不威縮的抵抗運動的心臟——西班牙游擊隊所激引起的反佛朗哥力量也正在全世界動員起來了。全世界各地的人民組織都已結集一起保衛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戰鬥者。（棐軍譯）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Ми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四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一週外論輯要

小宜輯譯

願上帝幫助他

我們一面兩耳竦立，諦聽天津方面的聲響，一面對於顧維鈞大使所發展的「中國局勢可爲強權合作之試驗場」的高論，敬表異議。

國際各方面當然非常希望中國的內戰停止。但是當前的局勢已經發展到這地步，任何外來人想在此刻插一手，結果必然不止碰一鼻子的灰。中國早就應該走國際調解這條路線了，而且是可以早點走這條路線的。

顧維鈞博士難道這樣健忘，不記得馬歇爾來華調解的故事嗎？沒有人能比馬歇爾將軍和司徒大使更長於調解之技，更忠誠獻身於這項工作，但是結果之慘，也不能更甚於此。我們不能想像假如今天有外來人設法爲和平而努力，他們會比馬歇爾和司徒更順利一些的。中國的局勢危急萬狀。正因爲如此，中國人應該自己馬上設法謀解決。外來人若作和平調解的嘗試，其結果必然會像中國和事老慣常的處境一般，中間人「夾在當中」。以顧維鈞博士這樣一位老手，竟會想到這一著，眞使我們驚訝不已！（一月十三日大美晚報）

南京到那裏去？

過去兩週來南京的電訊，使人愈加相信政府的確準備把主要的活動中心，也許包括委員長本人，搬到台灣去了。台灣是最安全的撤退地，茫茫的海水，把這小島和大陸分開，正是阻止敵軍進犯的好屏障。台灣有豐富的資源，糧產每年都有剩餘，還有日本人留下的近代化工業。台灣還有剩餘的動力和訓練相當好的半技工，大陸上的工業如果搬到台灣去，要比搬到任何地方都適宜。

可是台灣也有幾個重要的缺點。第一、這島嶼太小，不能維持目前政府這末一個龐大的機構。第二、也許是最重要的，是六百萬台灣人的態度。過去三年來政府接收人員對於台灣人的剝削，尤其是一九四七年春對於台灣叛亂的殘酷鎮壓，使他們對於來自大陸的中國人不懷好感。

整個來說，假如中央政府被逼離開南京，就似乎沒有一個眞正好地方可去。現在作遷都之舉，不比在中日戰爭時那樣容易了。那時候，除了幾個漢奸之外，大部份的官員和近乎百分之百的老百姓，都全心全力支持政府。可是這一次，老百姓中失望的人愈來愈多，卽使他們沒有積極支持對方，至少也沒有予南京政府以任何實際幫助。封建殘餘的地方勢力又在抬頭，當政府的指揮權力逐漸衰落時，南京政府能得到多少地方勢力的支持是頗可懷疑的。

由委員長領導的一部份勢力一旦離開南京，國民黨的道路就非常狹窄了。他能獲得充分的支持和力量以消滅共產黨的希望，也就非常渺茫了。（一月十五日密勒氏評論報）

華盛頓靜坐觀變

美國代理國務卿羅凡特一方面說美國政府每一行動都有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又說美國對華政策不變。

羅凡特的聲明，似乎等於沒有說明什麼。但是華盛頓的某些官員，對於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作如下的解釋：

（1）華盛頓深信除非美國採取直接軍事干涉，中國大勢所趨，現局已經無法挽回，而現在美國政府還不準備作這種規模的干涉。

（2）美國國內有一種不正確的看法，以爲美國的經濟援助可以解決別國的內部問題，有如原料放在機器裏，就可以變成製成品。但是以美援所收的效果而言，實情未必如此，中國的情形尤其不然。

（3）可是美國依舊在兩難之中：假如美國政府發表文告聲明支持國民政府，結果祇說明了美國和現中國政府的關係，並不足以阻止現政府的崩潰。而另一方面來說，假如美國說明爲什麼不再給予中國更多的援助（卽是說明美國給蔣委員長的援助到那裏去了，爲什麼會不見了），也許會加速南京政府的崩潰，這又非美國政府所願意的。

（4）目前美國的政策，就是要避免担負中國政府崩潰的責任。美國政府的負責官員，認爲崩潰趨勢決非一紙文告，或經濟援助所能挽回，只有直接軍事干涉才能收效，而目前美國政府又不願意走這一著。

有一個官員說得好：「看中國政府的崩潰，就像看河堤崩潰一樣。我們儘可以在此刻爭辯說，過去若採取不同的政策就可以保全了河堤，但這並不是問題的中心。問題的中心是：假如我們發表公開聲明，或是給予更多的軍火和食物，能否阻止目下洪水的氾濫？我們認爲希望極少。如果祇是發表一篇聲明，聽來倒很像了不起，實際上一點用處也沒有，河堤崩潰了，我們倒要受責備。我們現在是在等大水退去。那時候我們把局面再作一番估計。」（一月十三日大美晚報，原文轉紐約時報。）

賽珍珠的高見

美國人應該明白，中國的內爭不是一種思想鬥爭。如果美國繼續把大批金錢、物資和軍火等援助給予爲中國人民所擯棄的統治集團，將不僅是一種浪費，而且是非常愚蠢的。假如美國決定繼續執行這種愚蠢的政策，她就得派兵到中國打那些中國人不願打的人。美國將從此失去中國。

但是假如美國送食物到中國去救濟饑荒，派技術人員去恢復交通，作種種工程設計以增加食物和製成品的生產，美國就可以贏得中國人的心，不論中國的新政府是一個怎樣的政府，他也必然會心領的。新政府會依賴美援，在他能獨立經營時，巳經被美援納入模型中了。

假如美國拒絕給予援助，中國的新政府會從蘇聯那裏得到援助，美國就會坐失機會，因爲美國的物資和技術還是可以產生效力，使中國人自己決定起來反對共產主義思想的。

此外還有一個可能。南京也許會撤退到南方去，中國也許會分成兩部份。那時候，假使美國人依舊從思想戰的觀點出發，他們會只援助南方的。但是假如他們着眼於全中國，就會不問中國政府的主義如何，以美援給全中國的人民。

志願來了又去了，但人民是不朽的。（美・賽珍珠，「聯合國世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號。）

本欄文字，純爲外國人對我國局勢議論的介紹。絕不能代表本刊的見解——編者